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七

宋 夏僎 撰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  
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於江海達  
於淮泗

漢孔氏謂揚州北據淮南距海故言淮海惟揚州蓋揚州之界北則跨淮而過南則至海而止也然爾雅言江南為揚州則揚州在江之南未嘗跨淮為界蓋爾雅商制或商因于夏所損益如此也彭蠡澤名也在揚州境內豫章郡彭蠡縣東乃江漢二水所會也即今之鄱陽湖是也在南康郡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按下文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岷山導

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  
會于滙則彭蠡是江漢所會之處明矣然漢言滙為  
彭蠡而江乃特言會于滙者蘓氏謂禹導水先漢而  
後江方其導漢入于南江見過于北江則已會澤而  
為彭蠡故言東滙澤而為彭蠡至于導江則彭蠡既  
滙矣故特言會于滙則會彭蠡可知此說是也然則  
此言彭蠡既豬者豈非以漢江二水會于此澤其勢  
泛溢今禹導之水有所泄故彭蠡遂得豬而為澤而

無泛濫之患乎陽鳥孔氏及諸儒皆謂隨陽之鳥鴻雁之屬水退之後冬月來居此澤故言攸居于彭蠡既豬之後以見居於彭蠡曾氏亦謂鴻雁謂之陽鳥者冬至而日北及春而雁北向夏日至而日南及秋而雁南向雁之所居隨日所在故曰陽鳥林少穎以為不然諸儒皆以陽鳥為雁余竊有疑觀禹貢所序治水之詳見於九州之下或山或陵或平陸或原隰莫非地名而此州上言彭蠡既豬下言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皆是地名獨此三句之間言陽鳥攸居非  
惟文勢不相稱且考之九州亦無此例況雁之南翔  
乃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豈洪水未平遂不南翔洪  
水既平而後南翔乎兼古之地名取鳥獸之名者甚  
多如虎牢犬邱之類與左氏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鳥  
杜注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非地名乎鄭有  
鳴雁在陳留雍邱縣漢北邊有雁門人皆謂此地以  
鳥所居為名然則此謂之陽鳥意亦雁之南翔實居

此地故取為名其曰攸居者蓋水退之後其地可居也少穎此說雖於經傳無明驗亦有此理也故世亦有謂陽鳥為地之近澤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漢孔氏謂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唐孔氏廣其說謂江從彭蠡分為三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蘓氏破其說謂安國未嘗南遊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小大決不足以受三江所謂三江者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彭蠡而東入海者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九江匯于彭  
蠡者為中江自岷冢導漢東流為漢會于彭蠡以入  
海者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  
為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  
三江為一至秣陵京口入海不復為三然禹貢猶有  
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此以味別之蓋三水性不相  
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今有三冷之說古今稱唐  
陸羽知水味三冷相雜不能相欺則三冷之說不可



誣也少穎則謂蘓氏以三江為北江中江南江其說可從若味別之說誠不可信且引鄭漁仲云水之多水緩者數步猛者不頃步間渾合為一豈得漢水自大別與江合流至九江猶能辨得此是漢水耶以是蘓氏味別之說為未可從據經云東為中江東為北江是禹時彭蠡之下有此二江必矣但蘓氏據其所見徒見今日之江流自彭蠡而下惟有一江故以禹貢之中江北江蓋以味別之此味別之說所以不可

信也其以三江為中江北江南江所以可信者以經  
既有中江北江必有南江猶既有南河西河必有東  
河也況顏師古注漢書志亦以三江為中江南江北  
江此必有據而云也若夫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  
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王介甫以為一江自毗  
陵一江自義興一江自吳縣班固以為南江從會稽  
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  
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此皆據所見之

江而為言非禹之舊跡也酈道元嘗謂東南地卑萬  
流所湊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為憑以是觀之則  
禹之舊迹其下流歷年浸久為所漂沒者隨世變更  
不可復攷三江之說雖以經攷之知其如此亦未敢  
指定其確處如蘓氏之說也少穎此說極善但少穎  
見經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乃謂有中江必有南江  
無所攷據不若曾氏謂攷於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  
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

九水蓋南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  
漢入馬與舊江合流而水之脈分為南北故漢為北  
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馬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  
為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道南江乃其故道耳此說  
是也震澤之水多震動而難定故謂之震澤惟定則  
足以見禹之底績故言震澤底定蓋謂三江既入海  
則泛溢有所泄而震澤之水始得以至定也蘓氏謂  
三江未入東南皆水豈復有吳越及三江入海則吳

越始有可定之士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此說是也少穎謂禹貢遂州所序治水曲折皆列序一州之水于其下非必以文勢相屬如下文導岷及岐導弱水等可以首尾本末求之而先儒乃有此蔽如兗州之灘沮實未嘗會於雷夏徒按經文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乃謂二水實會於雷夏此州之三江實未嘗入於震澤徒按經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乃謂三江實入震澤此皆弗攷之過也按地理志具區在會稽吳

縣北古文以為震澤以今攷之正在平江府吳縣及  
湖州烏程縣界謂之太湖漢孔氏亦謂震澤吳南太  
湖名韋昭注國語謂太湖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  
雅謂之具區方圓五百里是太湖五湖震澤具區其  
名雖異其實一也然周官職方氏乃言揚州藪曰具  
區浸曰五湖者豈餘浸藪皆與處而揚州浸藪乃合  
為一耶唐孔氏謂揚州浸藪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  
謂之藪要之唐孔氏亦是順經文而曲為之說未必

有據竊謂具區既是藪五湖既是浸浸藪既不同自  
不得混為一地想具區自是具區五湖自是五湖但  
經無明文諸儒得以臆說疑後學爾當闕以俟知者  
篠竹箭也篠大竹也李巡謂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  
炎謂竹濶節者為篠皆不如郭璞謂篠是小竹篠是  
大竹其說簡易而易明揚州水退之後竹之大小皆  
數布而生故言既數草則少而長故言惟天木則喬  
而高故言惟喬此州言天喬餘州言繇條言漸包皆

草木暢盛之意其不同者特史家變文耳不必從而  
為之說若夫此州言草木在厥土之上兖徐二州言  
草木在厥土之下或先或後不同當是兖徐二州不  
若揚州最宜草木故兖徐二州草木必待水退土性  
既復之後乃始茂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下揚州則  
地尤宜此故水一退則草木遂茂不待土性既復然  
後始盛故言草木在厥土之上也少穎於兖州嘗謂  
兖徐揚三州言草木乃東南多水不宜草木今觀揚



州言篠簜既敷乃是東南宜竹箭故言之豈可謂三  
州不宜草木故言之也當是最宜草木故言之不然  
則惟木之貢係于揚州若非所宜何以責貢其所無  
哉故知少穎之說為未必然塗泥漢孔氏謂地泉濕  
也東南萬流所湊故揚州荊州皆言塗泥惟其泥故  
揚州於田則下下比九州為第九而賦乃出下上比  
九州為第七有時而錯出第六之賦者以人工修故  
也秦少游嘗謂今之所謂沃壤者莫如吳越閩蜀一

敵所入比他州輒數倍吳越閩蜀古揚州梁州也按  
禹貢揚州田第九梁州田第七皆在下等之中而乃  
以沃壤稱者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壙灌溉之功至  
也金三品漢孔氏謂金銀銅凡三品鄭氏謂銅三品  
者非也瑤琨漢孔氏謂皆美玉王肅謂美石次玉者  
按周禮內宰后裸獻則贊瑤爵豈有后所執之爵乃  
用美石為之者當依孔氏謂瑤琨皆美玉也篠所用  
以為竹箭箛大竹所用以為笙簫符節之屬周官掌

節有英蕩蓋此齒孔氏謂象齒草孔氏謂犀皮齒所以飾器革所以為甲羽孔氏謂鳥羽唐孔氏廣其說謂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毛孔氏謂麋牛尾唐孔氏廣其說此麋牛之尾可以為旌旗之飾木孔氏謂梗楠豫章林少穎謂不必如此拘定左氏云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是此州所貢齒草羽毛與木等乃凡鳥獸之齒革羽毛可以為器用之飾與木之可以為器用者

皆貢之不必如孔氏拘定此說是也。島夷與冀州島夷同皆是夷人之居海曲者。二州皆傍海故皆有島夷卉服。漢孔氏謂葛越也。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三都賦所謂蕉葛之屬是也。但孔氏以冀州言島夷皮服是島夷水退得服皮服非所以貢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不如鄭氏謂此州下濕皆衣草服且貢其服以共天子之官。按此文在厥貢之下厥篚之上則其為島夷之貢也明矣。卉服既為之貢則冀之皮

服從可知矣。織貝，漢孔氏謂織紬紵也。貝，水物也。唐孔氏廣其說，謂魚有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蓋州之篚貢紬紵與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用之飾。林少穎謂不然，以織為一物，貝為一物，則織字無所屬。當從鄭氏，謂貝為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貝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是此州之篚乃貢此織成之貝錦也。彼蘓氏雖謂織貝為南方島夷織草木為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說攷於今。

為可驗然下文又謂其文斑斕似貝攷今吉貝木綿  
又無有所謂斑斕如貝者故未能遽從橘柚漢孔氏  
謂小曰橘大曰柚顏師古注漢書云柚似橘而大其  
味尤酸則柚大橘小可知矣橘柚不耐寒必包裹而  
送之然頒之有時故特錫命乃貢言不常貢也唐孔  
氏謂此州橘柚錫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  
錯皆非常貢故其文並在厥篚之下此說是也揚州  
貢篚入帝都之道沿江海以入淮泗然後達河以至

帝都故言沿於江海達於淮泗然不言河者以前徐州既言浮於淮泗達於河故此直言達於淮泗則達於河可知也林少穎謂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故自揚州入帝都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潢池然後江淮始通若禹時則未有此道孟子謂排淮泗而注之江者蓋誤指吳王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其實非也若使禹時江果與淮通則何須自江入海自海入淮泗如是

迂迴哉說亦自有理但孟子言禹排淮泗而注之江  
必不至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為禹迹當是禹時淮  
嘗入江後來湮塞復通之以與晉會此所以必言沿  
於江海達於淮泗者非是江不入淮故沿江入海由  
海入淮泗當是揚州疆界濶遠貢篚所由入之道不  
一或由江入淮泗或由海入淮泗故言沿於江海達  
於淮泗耳少穎又謂禹貢五服甸服至綏服每面一  
千五百里二面相距三千里此九州之內也綏服之



外每面一千里乃要荒之服此九州之外者今以禹  
貢攷之甸服在王畿之內王畿南距河自河至江千  
里則侯服綏服之數已盡今揚州之界南抵海則自  
江而南若今閩廣數十州之地猶在揚州之界以此  
推之則要荒又在九州之內矣然東河至東海千里  
西河至流沙千里要荒本不在九州之內則揚州所  
謂南距海誠可疑矣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請闕以俟  
之耳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杙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箛簞楛三  
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

林少穎謂禹貢有兩荊山尊岍及岐至於荊山孔氏  
云在雍州導嶓冢至於荊山孔氏云在荊州惟此二  
山皆名為荊故班孟堅有二條之說謂南條荊山在

南郡臨沮縣東北以今攷之正屬襄陽為荊州豫州  
言荊河乃自北條荊山至河惟豫州其意以荊州所  
言之荊為南條荊山豫州所言之荊為北條荊山以  
二荊分配二州其說雖然以地理攷之則有實不然  
者蓋北條荊山與河相去大不相遠苟以豫州之荊  
為北條荊山則豫州境不應如是之狹惟曾氏為臨  
沮之荊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荊州其說是也蓋臨沮  
之荊即南條荊山也南條荊山其北為豫其南為荊

二州共以此山為界亦猶青徐共以岱山為界也荆  
州之界言荆及衡陽漢孔氏謂北據荆山南及衡山  
之陽唐孔氏廣其說謂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地故言  
據南境過衡山之南以衡是名山其南無復有名山  
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少穎謂二  
孔以此州之界南過衡山之陽則可以北據荆山則  
不可蓋孔氏所謂據皆跨而越之若兗州言東南據  
濟是越濟而東南也青州言東北據海是越海而東

北也若夫此州與豫州以荆山為界荆山之北則豫  
州也荆山安得跨而越之故此州當言北距荆山不  
當言北據荆山以距則至荆山而已據則北跨荆山  
而越之也少穎此說極當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其源  
發於梁州經於荊州而其入海乃在於揚州然必于  
此州言朝宗于海者蓋江漢之源發于梁州其勢漂  
悍迅疾揚州其下流既未有入海之道則經於荊州  
無所發泄荊州實被其害惟禹導之使江漢二水至

此雖未至海而入海之勢已順則荊州乃免于昏墊之患故朝宗于海所以必言于此州也朝宗是諸侯見天子之名江漢二水見於此州雖未入海然安流無復壅塞終必歸海亦猶諸侯春朝夏宗心馳魏闕無復有負固不服之意故雖未至帝都知其終必至也詩所謂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者正與此同鄭氏乃謂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故禹記水朝宗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過論也九江漢孔氏謂

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地理志亦謂江自潯陽分為九道東合為大江潯陽記亦有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筍江張須九江圖亦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別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凡三百餘里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為九道獨曾氏謂為不然曾氏謂按下文導江言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

滙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  
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許慎曰迤邪行  
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于彭蠡即  
經所謂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也由是觀  
之則九江不在潯陽明矣經言導河曰東過洛汭北  
過泮水蓋洛水泮水入於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  
過三澨導渭曰過漆沮亦猶是也蓋大水受小水則  
謂之過江合九江謂之過者辨其江源有九其流小



于江故也如江分為九道則經於荊州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經于導江當曰播為九江不當曰過九江也所謂九江者蓋今洞庭也攷之前志沅水漸水沅水辰水叙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江則過之而已則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曾氏此說攷於經而有據稽于地而有驗故尤可信若夫九江必謂孔殷者鄭氏則謂殷多也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衆多故謂之孔殷然不若孔氏以孔殷

為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二水說者不同鄭氏則謂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首不於江出華容縣  
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鄭氏此說蓋解此州之沱潛也地理志則謂蜀郡鄆  
縣有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  
首不于此出江源有鄆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  
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  
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地理志此說蓋解梁州

之沱潛也郭璞則謂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之潛郭璞此言亦解梁州之沱潛也三說雖不同要之不足泥按爾雅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是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江漢二水發源于梁入于荊州故二州皆有沱潛其曰既道者謂二水禹治之既復其故道也雲夢澤名唐孔氏謂地

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也如唐孔氏謂此經土字在雲夢二字之間史文兼云上下也蓋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邱水去可為耕作畝畝之治故言土于雲夢之兩間此說于經文不順當從王氏之說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可

加功焉故言作入王氏此說蓋謂雲夢之勢有高卑  
故雲則土見夢則可以作入也蓋雲夢雖摠為澤數  
之名別而言之則為三澤合而言之則為一澤左傳  
昭二年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定四年左傳載楚王寢于雲中則雲夢為  
二澤明矣彼史記漢地理志雖皆雲土夢作入混雲  
夢為一澤要當以經為驗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  
地理者亦謂雲在江北即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

江南即公安石首建寧等縣由此而言之則雲夢為  
二澤明矣此州之土沮洳卑濕與揚州同故亦言厥  
土惟塗泥然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比于揚州則又  
稍高故田則又加于揚州一等而揚州田下下此則  
下中田雖下中而農民衆多培糞灌溉之功益至故  
賦則又出于上下也漢孔氏謂田第八賦第三人功  
修此說得之此州所貢之物大抵與揚州同揚州厥  
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而此州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則二州所貢相同可知然揚州必先言金而後羽毛此州必先羽毛而後金揚州先齒革而此州先羽毛者唐孔氏謂以善者為先蘇氏謂以多者為先二說皆通按職方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銀丹齒革則荆揚所產無優劣蓋可見矣左傳僖二十三年重耳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襄二十六年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則羽毛齒革金木等  
禹責貢于荊州也宜矣杔顏師古謂似樗而寔陸璣  
謂與檟栲漆相似如一榦漢孔氏謂柘也以考工記取  
榦之道以柘為上故知其為柘少穎謂凡木可以為  
榦者皆名榦不必指名為柘枯漢孔氏云栢葉松身  
即今之栢也此四木生于此州既良且可以充器用  
故責貢之曾氏謂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  
此則言杔榦枯栢者所貢止此而已此說是也礪砥



晉磨石唐孔氏謂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名則  
砥細于礪山海經謂荆山首自景山至琴鼓山凡二  
十有三而獲多砥礪則荆州貢砥礪亦宜矣砮石之  
中矢鏃者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則砮為石之中  
矢鏃者可知丹唐孔氏謂丹砂王子雍謂可以為采  
二說皆通按職方荊州具利銀丹則丹貢于荊亦宜  
矣箇籛竹名楛木名顏師古謂皆可以為矢曾氏之  
說亦然曾氏引智伯伐趙趙子入晉陽名張孟談曰

無夫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麋之具高丈餘趙襄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以此言之則箇籬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筈楷矢肅慎氏常貢焉則楷之材亦中矢之筈蓋以箇籬楷皆筈之良材也孔氏此說與師古同而孔氏但以楷為中矢榦其說未盡若夫孔氏謂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以此解三邦底貢厥名其說比諸儒為

長蓋箇籥楷出于三邦者尤為有名故也三邦之地  
經無明文難以攷據按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妨胡  
之筭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傍意者即三邦之故地  
也一說又謂箇籥楷皆弓矢之材楚之國易叛難服  
故聖人當天天下無事之時雖不用威武之事于箇籥  
之材一無所用然雖無用亦使之致貢其名者亦見  
不忘武之意此說亦通但于九州之例未嘗有貢名  
不貢物者故未敢必信蘇氏乃謂柤棘柝砥礪斲

丹與箇籩楮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此邦之貢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准其物易以輕賁致之京師此說不然夫所謂任土作貢者皆其服食器用之物而不可闕者故使准其本歲所輸之賦而貢于京師若貢其名數易以輕賁正合作貢之本意鄭氏又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尤為無義故特從孔氏之說也包匭菁茅漢孔氏以包為一句匭菁茅為一句其說以包為櫛櫛

謂橘柚則包而貢之菁茅則匭而貢之此說不然按左傳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則茅之有包自古然也匭匣也唐孔氏謂匱之小者是也蓋菁茅祭祀之用既包之又匭之所以示敬也漢孔氏以菁茅為二物謂菁以為蒹茅以縮酒其說蓋以周禮醯人有菁蒹故為是說少穎謂周禮菁蒹即蔓菁是也蔓菁處處有之豈必貢于荊州然則所謂菁茅者當從鄭氏謂茅之有毛刺者說者又以管

子三脊之茅為此菁茅唐孔氏謂管子乃觀桓公欲封禪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故云古者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此說是也厥篚玄纁璣組謂此州之篚貢此三物也唐孔氏按考工記云三八為纁五入為組七入為緇鄭注云染纁者三八而成又再染以黑為組又再染以黑為緇色在緇紙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璣珠之不圓者

組綬之類三物皆充冕服之用故皆入筐篚而貢之  
大龜蘇氏謂國之所守其得罕不可以為常貢又不  
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于上漢孔氏乃謂錫  
命而納之夫經言納錫未嘗言錫納如揚州言橘柚  
錫貢豫州言錫貢磬錯則可謂之錫命此安得謂之  
錫命以貢故其說不若蘇氏為長太史公龜策傳云  
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大龜巨髯長尺二  
寸蓋尺二寸然後為大龜龜至靈之物也所以決疑

定策是國之守龜也惟其為物之靈則不可求而得  
若責之以為每年常貢則其擾甚矣故惟使之九江  
之地有偶而得之若宋玉時豫且得白龜之類則使  
納錫于上謂之納錫則與師錫帝禹錫元圭同意重  
其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記此州入  
帝都之道也江沱潛漢本或潛下有于字悞耳浮  
于江沱潛漢當是用舟而行先自江入沱自沱入潛  
自潛入漢至漢則捨舟用陸行至于洛故言逾于洛



江沱潛漢四水相通始末雖不可攷然江漢皆源異而下流同沱潛出于江漢則四水必有相通之道矣既浮四水捨舟陸行至洛然後又自洛以達于南河南河即豫州之南河也蓋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謂河曰河南冀州在河南之北故至河南則至帝都矣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泉締紆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州之界西南至荆山之北荆山之南則荊州也北  
距河水之南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蓋豫州在荊州之  
東北冀州之南故以荆河為界也伊洛瀍澗四水所  
出說者不同漢孔氏謂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  
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漢志謂伊出洪農盧氏縣  
熊耳山東北入洛洛出洪農工洛縣冢嶺山東北至  
鞏縣入河瀍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洛澗出

洪農新安縣東南入洛鄜道元水經謂伊出荀渠山  
洛出灌舉山澗出穀城北山澗出白石山相合而後  
入河據此三說言各不同當是歷世久遠陵谷變遷  
故其說不同耳然近世有以今之州縣及禹貢地理  
者謂伊出汝州南陽縣荀渠山洛出商州上洛縣東  
北至鞏縣入河澗水出西京新安縣穀城山澗出西  
京黽池縣白石山其說大抵多與鄜道元水經相同  
則知水經之說惟可據少類謂不必求諸儒異同之

說但此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下言導洛自熊耳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瀍  
澗入于洛然後自洛入河也明矣曾氏謂據下文澗  
瀍伊水入洛洛水入河今言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若  
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流其源則異而  
水之大小相敵也與漢入于江江入于海而荊州言  
江漢朝宗于海同意滎波有二說漢孔氏謂滎澤波  
水已成過豬唐孔氏亦謂洪水時澤水大動成波浪

今已成過豬不泛濫據二孔則以滎波為一水然周官職方豫州具川滎洛其浸波澁鄭注云滎究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濫為滎在滎陽波讀謂播禹貢滎播既豬觀鄭氏此說則以滎波為二水然以周官攷之豫州川浸有滎波二名則鄭氏為有據但以波為播則不可蓋職方既作其浸波澁而經又作滎波則其為波無疑矣故近世以今郡縣攷禹貢地理者亦謂滎波二水名濟水入河為滎滎即今鄭州滎澤後世

塞為平地波洛水所出爾雅謂水自河出為雝自洛  
出為波此滎波誠二水矣曾氏謂滎自河溢波自洛  
出今皆有以畜之故曰滎波既豬此說極善但滎澤  
據此言既豬則是澤藪之名而職方乃云其川滎洛  
者曾氏謂河水禹時溢為滎澤而已至周始導為川  
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藪廣樂則滎澤至周始為川  
矣荷澤漢孔氏謂在胡陵唐孔氏則據漢志謂山陽  
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但云荷澤在濟陰定

陶縣東今以近世論禹貢地理者攷之今廣濟郡定  
陶縣東北有荷澤則唐孔氏之說可信矣導荷澤言  
被孟豬孟豬近荷澤荷澤水盛禹導之其餘波覆  
被孟豬如導弱水餘波被入流沙也說者謂此不言  
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是也漢  
志謂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理攷之正在  
東京虞城縣南東京與廣濟相去不遠則荷澤孟豬  
相去不遠可知矣漢志謂孟豬為盟諸職方謂之望

諸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然職方望諸乃青州澤  
數名今禹貢乃屬豫者周無徐州徐并于青青州時  
近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諸也豫州之地有高  
下之不同故其土高者則壤壤無塊也下者則墳壚  
墳土膏脉起也壚䟽也諸土皆言色或白或黃或青  
此州不言者其色雜不可以一色名也其田第四故  
言中上其賦第二時錯出第一故曰錯上中林少穎  
謂九州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冀州則云厥賦惟上上



錯揚州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云厥賦錯上中梁州  
言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荆所入之賦  
每得其常数惟此四州實有出豐之年故其賦有雜  
出于他等者蓋是總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為  
九等之差冀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荀冀有凶荒水  
旱之歲具歲有所減除則反出于豫州之下則是豫  
當為第一冀為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荀  
二州遇樂歲田疇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于第七則

揚州固出第六矣如遇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于第九則與兗州相形必有強弱于其間故揚州厥賦下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兗州則曰十有三載乃同是蓋彼此相為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凶年饑歲必無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蓋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校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贏縮之不同也此說極善周官職方豫州其利漆林絲枲則禹之制貢必使此州貢漆枲絺紵亦

宜矣絺葛之精紵布之精者林少穎謂周官載師漆  
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為征而此以為貢蓋周時  
豫州在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以為貢禹時豫州  
在畿外故有貢推此則知兗州不言貢之意此說極  
當織纊諸儒皆以為細綿而先儒亦有以黑經白緯  
為織者則織纊或為二物亦不可知治玉曰錯為之  
磬錯蓋制作玉磬必賴此石以為磬錯之用也此物  
非常貢遇治磬則用故特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

也此州磬錯與揚州之橘柚皆待錫命而貢然揚州  
先言橘柚而後言錫貢此州先錫貢而後言磬錯者  
曾氏謂橘柚天所生磬錯人所為錫待錫命使用然  
後為之故先言錫貢此說牽強不如施博士謂橘柚  
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厥  
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在先此立言之法也豫州  
去帝都甚近故浮舟于洛則達于河河即南河也達  
河即達帝都以豫在河之南冀在河之北也下文導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則河洛相通可知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州之界漢孔氏謂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林少  
穎謂不然孔氏所謂東據華山之南者當是跨而越

之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是河至于華山之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  
西河則河之西蓋雍之境梁州不應跨華而至于北  
故曾氏謂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華山之陰為  
雍州其陽為梁州則雍州之南梁州之北以華為畿  
梁州正當雍州之南故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曾氏此  
說極善但謂梁北雍南以華為畿其說未盡據華山  
在梁雍之東若謂梁州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畿則

得之矣唐孔氏按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則華山  
在豫州境內梁州不得有其山但其境東至華之南  
而已此說是也岷嶓二山名也漢志蜀郡有湔道岷  
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正屬今茂州汶山縣西嶓  
冢在隴西郡西縣其西漢水所出正屬今利州三泉  
縣金牛鎮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未有所歸發源  
之山亦為浸灌不得遂其播種今既疏導則二山遂  
可種植故言既藝沱潛江漢之別流也爾雅水自江

出為沱自漢出為潛沱潛蓋江漢之水既別而復入者江漢之水發源梁州經于荊州皆有別出復入之水故二州皆言沱潛江漢經流昔嘗泛濫則其別流之沱潛亦有泛濫之患今江漢既順道則其別流亦皆順道故言沱潛既道蔡蒙漢孔氏謂二山名唐孔氏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鄭氏則謂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即青衣漢順帝改為漢嘉唐孔氏則又謂按地理志青衣縣但有蒙山實無蔡



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云二說不同雖難攷據然近世有以今之郿縣攷禹貢地理者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二山既在雅州則鄭氏之說似乎可信其曰旅平者少潁則謂治水功畢而旅祭不若曾氏謂刊木而旅祭則得其平用力寡異乎底平也蓋此言旅平知是祭而後成功非是功成而後祭也和夷唐孔氏以為平地之名不以為徼外之夷惟鄭氏以為和上夷人所居之地故曾氏依其說

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為羈縻州郡  
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也蘇氏亦以和夷為西南  
夷名今雅州猶有和川鎮即和夷之故地也底績者  
言致其切也厥土青黎說者不同孔氏謂土色青黑  
而壤沃王肅謂青黑色而小疏皆以黎訓黑又以黎  
訓沃壤與小疏豈有一字二義者彼見每州之土兼  
言色性此州獨言青黎故為二說至曾氏則又謂梁  
州多山平地狹薄不足物也以色辨之則青黑而已

此說雖平正然謂梁州山平地狹薄不足物故特言  
色則不可蓋梁州雖多山然山厚水深萬寶所生安  
得為狹薄不足物惟顏師古謂青黎者色青而細疏  
其以黎訓細疏雖未知所據比之諸儒則差勝耳厥  
田下上田第七也厥賦下中三錯賦本比諸州為第  
八豐凶不時故有時而雜出于第七第九三等故言  
三錯曾氏謂梁州山多兗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九  
州為下義或然也璆與天球鳴球字通用蓋玉磬也

璆為玉磬則下所謂磬者蓋石磬也鏤鐵之可以刻鏤者蓋剛鐵也鏤則剛鐵則上所謂鐵蓋柔鐵也銀即白金也砮即石之可中矢鏃者熊羆狐狸織皮曾氏謂梁地多山林獸之所走有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制之可以為裘其毛織之可以為罽故自璆鐵至織皮皆貢貢于梁州也銀貴于鐵經先言鐵者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鐵也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後世所謂崧臺山今屬

洮州臨潭縣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南流而入江桓水  
一名白水一名墊江水西傾本屬雍州在梁之北境  
梁州達于帝都別無水道故必循自西傾因桓水而  
來浮潛而逾沔入渭而亂于河然後達帝都也正絕  
流曰亂以帝都在河之東非絕流而渡則不能至也  
此數水相通之道諸儒說多不同惟酈道元謂桓水  
出西傾山南北州入帝都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于  
西漢水即所謂浮于潛也既至西漢水則逡流而屈

于晉壽界阻漾津南歷沔上迤邐而接漢此乃嶓冢  
導漾東流為漢非前西漢水沿此入漾漾即沔也此  
所謂逾于沔也又自沔入于褒水逾褒暨于衙嶺之  
南達于斜川遂至武功此所謂入于渭也渭水入河  
冀在河東梁在河西故自渭至河必絕流而渡乃達  
帝都故言亂于河蘇氏亦謂沔在梁州山南渭在雍  
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  
欲通褒斜道以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

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汚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汚入渭之道以自褒至斜必絕水百餘里故經言逾于汚此說與酈道元正同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

渭汭織皮崑崙折支渠搜西戎即叙

渭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則折而南至華陰則折而東至大伾則折而北冀州界居于三河之間故王制曰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言之濟河惟兗州則東河也蓋在冀之東故謂之東河荊河惟豫州則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故謂之南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則西河也蓋在冀



州之西故謂之西河東河西河南河自冀而言雖有此三河其實一河也然則河在雍東必言黑水西河者豈非以冀之西接于雍自雍而言河雖在東自冀言之冀實帝都冀既以河為西河則雍安得以其河在東而謂之東河哉宜其雖在東境而必謂西河也少穎謂漢孔氏以此州之界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乃跨而越之冀之與雍分河之東西不應言據故唐孔氏亦謂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

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亦謂西據黑水東距西  
河孔氏言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矣弱  
水柳子厚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  
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此言弱水  
既西曾氏謂不能任物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西使  
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于流沙所以絕之使  
其害不廣林少穎謂不然禹于弱水所以導之使西  
者惟因其不得不西也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

西則是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大抵地勢雖西高東下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亦有西流者東坡潛珍閣銘云悼此江之獨西歎好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世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于西流當其泛溢也亦惟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因其地為西導之使西以順其勢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盡之漢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筭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渭即下文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蓋

渭水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故謂之涇屬渭汭屬  
及也言涇水至是及于渭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蓋自西  
北而入故以汭為言然周官職方雍州其川涇汭鄭氏謂  
涇出洛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有芮鞠之即是汭又是  
水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涇水既屬於渭汭其下則漆  
沮自北而從之其上則澧水自南而同之故言漆沮既  
從澧水攸同曰屬曰從曰同其實一也但變文耳按下文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則此數水絡脉相通也可知矣但漆沮二水唐孔氏訓  
釋所出之源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于漆沮既從註既引  
詩自土沮漆謂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闕駟十三  
州記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沮水不知所出  
孔氏此說則亦此漆沮即扶風之漆沮合夫土沮漆之  
文至于下文導渭過漆沮注則又謂地志十三州記所  
載漆沮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涇又東過漆沮是此漆  
沮乃在涇水之東故漢孔氏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

經亦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皇陵  
東南濯水入焉俗名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  
于洛與毛詩自土沮漆者別孔氏此說則又以此漆  
沮卽洛水非扶風之漆水二說矛盾如此學者安所  
適從林少穎謂以理觀之當從後說據孔氏于此漆  
沮既從注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而下文東過漆沮  
注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地是漢孔氏  
于二水初無異說也但唐孔氏自為矛盾耳曾氏亦

謂地理志與十三州志所載漆縣之漆水先儒不以為此漆沮之漆者蓋漆縣之水至岐山入渭在澧之上游而經言過漆沮則在澧水涇水之下游其地與經不同故在所不取獨許慎謂漆水入洛漢志亦言沮水出北地西入洛是漆水沮水皆入于洛此說于經為可合故先儒謂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其以此歟由是觀之則此漆沮蓋出北地之漆沮非扶風之漆沮也明矣澧水以地理攷之出扶風鄠縣東南北

過上林苑入渭而張衡上林賦則又謂鄠南山谷二說不同要之皆在扶風鄠縣亦不必泥也其言攸同者亦同入于渭也以下文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而地志亦言過上林苑入渭則同入于渭可知矣荆山即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非荆及衡陽之荆亦非荆河之荆此荆屬雍州而蘇氏乃指為荆河之荆誤矣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即龔州治梁及岐之岐也然則此言荆岐既旅者蓋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也終南惇物鳥鼠皆雍之



太山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多山  
揚州在東南故多水秦都長安在于雍州所謂百二之  
險者山多故也按地志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  
為終南有垂山古文以為惇物則此二山皆在扶風武  
功之東也烏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此經直言終南  
惇物至于烏鼠不言所治者唐孔氏謂三山空舉山名  
不言所治之意者蒙上既旅之文此說是也爾雅廣  
平日原下濕曰隰是凡廣平下濕之地皆曰原隰然

此言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是非泛指廣平下濕之地  
故鄭氏引詩度其隰原謂即此原隰是原隰蓋在幽  
地義或然也地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  
豬野則此豬野蓋在武威縣東北也然則此言原隰  
底績至于豬野者蓋謂自原隰致功至于豬野之澤  
也三危山杜林謂在燉煌郡即古瓜州鄭玄引地理  
記謂在鳥鼠之西唐孔氏謂未必可信要之三危山  
在河之南舜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平之前今

也洪水既平三危之地可居故三苗之族于是大得其叙故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林少穎謂舜竄三苗蓋擇其惡之尤者投諸遠裔更擇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既平之後所竄之君無險可恃既已丕叙而居三苗之國者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其險故頑不率教至于七十餘年然後始服此居三危之苗所以丕叙于水平之後而居三苗之苗所以猶不率于舜禪位之初也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黃以性言之

則壤故言厥土惟黃土黃是土之本色凡天下之物  
得其常最為可貴此州之土色黃性壤得其常性故  
以之為田則其品比九州最為第一故言厥田惟上  
上然田雖上上而人功則不加于餘州故其賦入以  
九州參之則在第六故言厥賦惟中下唐孔氏謂此  
州與荊州田賦升降皆較第六荊州升之極故漢孔  
氏言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漢孔氏言人功少然王  
制謂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蓋記言初置邑則可以

量之此乃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  
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為差此說是也爾雅西北之  
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蓋雍州之物可以為  
貢者惟此而已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  
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者積石山在漢金城  
縣西南從西來至積石而北流千里而東千里而南  
乃至於龍門西河蓋此州將欲至于帝都自積石至  
于西河皆浮舟以達也九州之未載通帝都之道皆

以達河為至蓋帝都介于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帝  
都矣然雍州既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已至  
帝都然又必言會于渭汭故學者多疑焉唐孔  
氏則渭從河入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  
而西上更入雍州界蓋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  
州事終言發帝都更去明諸州皆然此說為迂惟少  
穎謂以某所見此州達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

渭汭之道亦底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是至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此說頗通崑崙折支渠搜顏師古以為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為二國并崑崙析支共為四國二說不同當從顏氏蓋漢朔方有渠搜縣三朝記有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則渠搜為一國也明矣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雖不知所然水經言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則渠搜蓋近于朔方也比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作書者既

言崑崙析支渠搜于上遂以西戎即叙總括于下蓋此三國在極西荒服之外當洪水時則黑水弱水未有所歸則三國亦有昏墊之患惟禹導弱水使入流沙黑水使入南海二水有歸三國獲免于昏墊而各得以就叙此九州之末所以特叙其事以見禹以四海為壑也但三國之上以織皮二字冠之其說有二唐孔氏謂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少穎則謂三國既已就功遂獻其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竊謂



梁州之織皮言在厥貢之下故可以為貢此言于雍  
州入帝都之末豈可謂之貢兼此言織皮在即叙上  
入豈可謂三國既已就功遂獻織皮哉要之當從唐  
孔氏之說蓋唐孔氏之意謂此數國皆衣織皮今水  
經各得就功故于九州之末特記之耳但孔氏謂四  
國則不敢從

尚書詳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八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sub>臣</sub>常循

謄錄監生<sub>臣</sub>楊元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詳解卷八

宋 夏僎 撰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  
折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林少穎謂自冀州既載壺口至西戎即叙皆以名山  
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叙九州之疆界遂及其  
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于帝都之道各隸于逐

州之末此叙所謂別九州也自導岍及岐至于敷淺  
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至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  
川也夫禹之治水本導州澤之流而歸之于海今乃  
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為害蕩蕩懷山襄陵凡故川  
舊瀆皆為水所浸滅不可復見欲施功無所錯也故  
必先順其勢以九州高山巨鎮不為水所墊沒者為  
表識自西決之使歸于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水既  
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流之故迹稍稍可求于是

始可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誠禹治水之序不得不然也故益稷篇載禹昌言亦先言隨山刊木而後言決九川距四海者正此意也先儒論此多失其旨馬融王肅皆以為三條自岍岐至碣石為北條自西傾至陪尾為中條自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鄭玄則為為四列岍岐為正陰列而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此二說皆以地脈相屬為義然按輿地圖此數山相距遠者千餘里近

者亦數百里既有川澤隔于其間則其勢豈可以相屬又經文曰導曰至曰過皆是指懷襄之水而為言先儒則以謂指山而言夫山者靜而不動之物安得逾河入海過九江乎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觀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為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于決懷襄之水而為言何取于山之條列哉少穎

此說曲盡禹貢之妙唐孔氏乃謂上文每州言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懸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此固不然上文每州所說治水本非禹治水始終之序乃史官叙九州疆域因叙所有之山所有之水若夫治水始終之序則自導岍以下乃其序也孔氏乃謂禹先從下而上後復自上而下豈理也哉地理志吳岳在扶風岍縣古文以為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即北條荆山三

山皆在雍州禹之隨山先導岍岐山旁之積水使下  
流至于荆山然後自荆而逾河故曰導岍及岐至于  
荆山逾于河謂掠河之故地而過也所逾之河其後  
為龍門西河蓋自河之西越之而東也禹既導之以  
適于河然後自壺口雷首導之以至于太岳既至太  
岳又自底柱析城導之以至于王屋林少穎謂此六  
山其形勢相望甚近禹既導岍及岐以至于河遂迤  
邐經歷此六山也至蘇氏曾氏則又謂禹導岍岐自



西向東越龍門河則分為二枝其一自壺口至太岳  
其一自底柱至王屋二枝皆東合于太行折而北至  
常山折而東北至碣石而後入海為少穎之說則謂  
既逾河逶迤遷經此六山未嘗分為二枝為蘇曾之  
說則謂逾河遂分為二枝至太行乃合二為一此二  
說雖不同然以文勢看之則當依少穎也地志壺口  
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漢  
孔氏謂在上黨西地志謂在河東潞縣東二說不同

唐孔氏謂太岳實在河東羣縣東以其東近上黨故孔氏云在上黨西北說是也底柱顏師古謂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曾氏謂即今陝之三門唐孔氏謂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按地志謂太陽關與陝相近當亦是陝之三門也析城地志謂在河東獲澤縣西王屋地志謂在河東垣縣東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禹導岍岐既逾河歷王屋以上六山

然後東北流經此太行恒山碣石而後入海故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林少穎謂此三山相距皆千餘里蓋水東北流注于海東北山惟此三山最大故相距雖遠而其勢相屬也此說是矣

西傾朱圉烏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林少穎謂鄭氏四列之說其分陰陽正次之列雖非經意然以此又分為四段則為可信蓋禹之隨山實有此四節自蕞岍至入于海一也自西傾至至于陪

尾二也自璫冢至至于大別三也自岷山至至于數  
淺原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逐山  
之旁積水注于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也  
彼王肅三條之說以岷與璫冢合為一條殊不知岷  
山與大別本不相屬豈可合為一哉此四者或言導  
或不言導曾氏謂岷與西傾皆雍州之山故西傾不  
言導其文蒙于導岷也岷璫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  
言導其文蒙于導岷也此說是也西傾山在隴西

臨洮縣西南西傾之東洮水出焉入于雍之河西傾之南柏水出焉入于梁之江則西傾蓋在雍之西境而接于梁者也朱圉在天水冀縣南今九域志秦州天水郡有朱圉山是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東北為冀東南為豫西南為梁西北為雍十字分之于四隅為四州皆名太華即此太華也禹前既導岍岐之積水迤邐入海遂自西傾朱圉

鳥鼠等山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蓋自雍而導之逾于梁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洛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伊水所經水經亦云外方山嵩高是也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此四山皆在豫州之界蓋言禹之導水自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然後自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柏三山以至于陪尾也

導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蟠冢山在隴西西縣梁東境之山漾水所出荆山即  
南郡臨沮縣之荆山乃荆州之荆山與導岍及岐至  
于荆山者異矣漾出蟠冢經于荆山故禹自蟠冢導  
之注于荆山之旁既至荆山然後東南又至于内方  
大别故曰内方至于大别内方大别二山皆屬荆州  
内方在江夏竟陵縣東地理志以為章山大别漢上  
之山春秋傳吳伐楚楚子濟漢而陳自小别至大别

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古詩有二別沮漢氏九域志  
漢陽軍有大別山小別山下文導漾東流為漢又東  
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則大別在漢上明矣  
鄭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者非也蓋安豐乃淮上地  
耳去漢甚遠故知其悞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又為一段王肅之以此併入嶓冢為南條而有三  
條之說夫豈知嶓在梁東岷在梁西二山本不相屬



豈可連而為一哉岷山在蜀郡前道西北云岷山之陽蓋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即今之洞庭是也敷淺原在豫章廐陵縣西地志謂之傳陽山古文謂之敷淺原蓋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故禹既導嶓冢之積水至于大別又自梁之岷山導之東南至荊之衡山迤邐掠九江而過折而東北至于揚之敷淺原故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林少穎謂孟子

言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惟其順水之道故當其懷山  
襄陵之時水道不可得見禹于是隨此衆山治其山  
旁之積水決之于下流以少殺其滔天之勢然後水  
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始及夫濬川之事然而  
于導研及岐之末則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  
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別或曰至于敷淺  
原而皆距海甚遠者蓋岍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  
流最為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

東而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彼西傾蟠冢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且注之于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水以求近功也惟其懷襄之水導之下流之地然後自下流而導之以入海故此所載皆莫雍梁豫之山揚州惟一數淺原而已其下流如青徐兗之山皆所不載蓋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西而東故不及夫下流之山也此論甚

合經旨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林少穎謂前所言皆隨山之事至此方及于濬川也夫禹之治水所以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行苟不先決懷襄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瀆不可得見何以導川惟先決山陵之積水使有所歸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如上文既導岍岐至碣石而入海然後導河導濟之功可得

而施導西傾朱圉至于陪尾然後導淮導渭導洛之  
功始可得而施導嶓冢至于大別導岷山至于敷淺  
原然後導江導漾之功始可得而施惟濬川之功自  
隨山而始故經之所載所以先導山而及導川之事  
也鯀惟不知出此故為隄防以障水于地上懷襄之  
水不能疏之導之而乃湮之與水爭勢于衆山之間  
此鯀之治水所以謂之湮者謂其拒而湮之也禹之  
治水所以謂之導者謂其順而導之也惟禹之治水

能順而導之故經所載隨山濬川之事所以皆以導  
為言者蓋本其治水之意而言之也自弱水至洛水  
凡有九川故太史公于夏本紀以導九川冠于導弱  
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而  
此所載者通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為言至于導岍及  
岐之上所以為導九山然書載所導之山凡二十有  
七太史以為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某者凡有  
九然自某而至于某者蓋有十山不得以為九使山

之言至者果有九且非經意況不止于九乎如下文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者蓋泛指九州之山川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洛江漢大畧已可見矣故下文所導之水皆所以結上之意而足其義蓋始終相因之辭也如前有導岍及岐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河濟前有西傾朱圉烏鼠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淮渭洛前有導嶓冢岷山之陽則此所導之川遂及于導漾導漢皆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黑水前無所屬

後無所結而輕叙此二水乃屬于導山之次而冠于衆水之上盖此二水皆在塞外當洪水之初亦漂悍而流入中國與滔天之勢合而為一不可復辨迨禹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岷嶓等山旁所積之水從西而決于東中國之水既決而東則弱水黑水自塞外逆流入中國者始可得而辨故禹既導山于是先順其勢而別之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河濟渭洛江漢諸水始可導而納之于海此弱水黑水所



以屬于導山之次而冠于衆水之上蘇氏謂導水以  
救患為急禹導九川始弱水者以弱水為害最甚故  
導之使西不為中國患竊謂弱水既已不能載物為  
害故禹先導之然則河濟江漢豈不為斯民墊溺之  
害何以獨後于此故蘇氏之說未敢據從據地理志  
弱水元出刪丹縣亦謂之張掖河合黎在酒泉會水  
縣東北孔氏以為水名鄭氏以為山名顧氏以為此  
水出于合黎山因山為名據經言至于合黎餘波入

于流沙則合黎是水鍾之地故餘波得以被于流沙  
如導荷澤被益豬則知孔氏以為水名者是矣流沙  
即居延澤也地志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  
文以為流沙即此地也顏師古又謂燉煌郡蓋禹之  
導弱水自張掖刪丹縣西南導之至酒泉之合黎又  
自合黎折之而北遂入居延澤故曰導弱水至于合  
黎餘波入于流沙曾氏謂弱水出窮石而黑水出鷄  
山經不之誌者導其水出于九州之外畧之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蘇氏謂鄜道元水經載黑水出張掖鷄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漢孔氏亦謂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唐孔氏廣其說亦謂燉煌張掖並在河北黑水所以得越河南過南海者河自積石而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又地志益州郡故滇王國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言其水之所出又

九域志利州路扶州同昌郡有黑水引水經云黑水  
出羌中又通典云甘州張掖郡黑水所出又沙州古  
三危之地黑水所經前代諸儒紛然莫詳其所自以  
愚攷之葦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梁西  
距黑水則黑水蓋在雍梁之間二州以為境故說者  
以為在滇池為梁州之界在張掖為雍州之界然則  
此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者雍州三危之西  
有交河郡北庭河東南有蒲類海即此所謂海也蓋

導黑水至于雍州三危自三危而入于此海孔氏諸  
儒所謂越河而入南海者皆非也故林少穎亦謂據  
黑水從西北歷數千里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于  
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理為  
之說不可信也孟子嘗謂禹之治水以四海為壑白  
圭治水以鄰國為壑蓋白圭但欲使其國之民免于  
昏墊之災而遂失之于他國是以此之泔水移為彼  
之泔水不仁孰甚焉惟禹則不然黑水弱水本是塞

外之水禹既決之于塞外自常情觀之水為中國害  
今既注于蠻夷之地則可以勿恤矣為禹之心則猶  
有所未安方且無彼疆此界之殊雖塞外之水亦必  
為之順而道之其一則注于流沙其一則注于南海  
必欲蠻夷之民亦免夫昏墊之患此禹所以四海為  
壑而其德如天地無不覆也無不載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曾氏謂經叙導水有先言山者有先言水者先言山若嶧豕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先言水若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蓋嶧者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有是水出焉故經之辭先言山河出崑崙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于桐柏渭出南谷山而後至于鳥鼠洛出冢嶺山而後至于熊耳積石熊耳桐柏鳥鼠皆

非其源蓋先有是水而後至于是山故經之辭先言水雖然禹導淮始于桐柏導渭始于鳥鼠導洛始于熊耳以非其源故皆言自以見其施功之所始至于導河始自積石亦非其源而乃直言導河積石而不言自者蓋嶓冢漢源也岷山江源也岷山嶓冢之東始有江漢故不必言自而其所以為自者可知矣至淮渭洛之原在桐柏鳥鼠熊耳之上游非言自則無以別之此所以有或言或不言自之異若積石則異



于是矣河出崑崙其在積石之西者皆隱伏地中故  
山海經曰積石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  
則積石雖非河源以其上流隱伏無所用導至于積  
石而後出焉其為導之所自亦可知矣故經先言河  
後言積石以明其上流隱伏始出于積石其為導之  
所自可知亦異于淮渭洛矣曾氏此說乃作書者立  
言之法故首出之河源去中國遠甚爾雅山海經穆  
天子傳淮南子桑欽酈道元諸書皆以為河出崑崙

墟而漢西域傳張騫窮河源乃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太史公班固載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為崑崙者乎其說乃謂河之源實不出于崑崙故蘇氏辨其

謬誤謂張騫使大夏雖號為窮河源實不見河徒見  
兩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于蒲昌又于闐出玉遂指  
為崑崙即以其所出水便謂之河說皆謬誤其實不  
知西南羌中實自有河今吐蕃中河自西南數千里  
向北流見與積石山相連聘使往來無不言之又吐  
蕃自言崑崙在國之西南則河之所出也由是觀之  
則河之源出于崑崙明矣張騫乃以葱嶺于闐二水  
為河而太史公班固遂有張騫窮河源惡觀所謂崑

崑崙之說豈其誠然也蘇氏辨張騫之謬誤其說極善然經但言導河積石學者解經惟自積石求之足矣崑崙之說雖缺而不問可也但又恐學者惑于張騫之所見而疑河源實不出于崑崙故畧舉蘇氏以詔來者耳按顏師古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闕縣西南羌中漢延熹中西羌僥當犯塞段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積石山蓋在塞外積石以上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為人患故施功治河始于積石然後導之

以入中國迤邐而至于龍門故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林少穎謂河自積石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過舍城允吳縣北與渭水合又東經石城天水又東北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又東歷渠搜縣故城西又東過故五原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其所歷之地甚衆經

皆不載者蓋此篇本為治水而作惟于其施功處則載非其施功則不載禹之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于龍門然後施人功而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繼于積石之下亦猶三危距南海甚遠而禹之施工惟于三危故經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而已非如他地理志家欲詳其地理源委之所在也此說甚然龍門之山以水經攷之在河南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孟門

即龍門之上口蓋河至龍門夾于兩山之間其流最  
湍故禹鑿而通之所謂鑿者乃河流所經之山其狹  
處則鑿而大之使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橫  
于前禹從中鑿之使河流出于其間也西漢賈讓乃  
謂禹治水山陵為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  
柱破碣石破斷天地之性皆過論也蓋禹之治水行  
其所無事若隳斷天地之性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  
禹既導河自東北流至于龍門乃自龍門析而南流

至于華山之北故曰南至于華山華陰在冀雍梁豫  
四州之界既至華陰乃析而東流至于底柱漢孔氏  
謂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在水中若柱然  
故謂之底柱其山在號城東南太陽城北酈道元謂  
底柱是禹所鑿其說是也河既至底柱遂迤邐而東  
至于孟津故曰東至于孟津唐孔氏謂孟是地名津  
是所渡處蓋河流自華陰至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  
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橫舟而渡渡處



在孟地故謂之孟津武王伐商渡師于此後世謂之  
武濟卽此水也河既至孟津于是又東行及河南鞏  
縣之東而洛自西來入之洛之入河是自西南河則  
自其北過之故曰東過洛汭既過洛汭又東行至于  
大伾漢孔氏謂山再成曰伾林少穎謂凡山之再重  
者皆可謂之伾但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定而言如  
龔言太原雍言原隰皆是指定其地非是泛指廣平  
之原下濕之隰也此說是矣大伾山鄭氏以爲在修

武武德縣界張揖以為成皋縣山臣瓚以為即今黎陽臨河山三說不同未知孰是河自華陰以上皆南流即所謂龍門西河自大伾以上皆東流即所謂南河自大伾以下則北流入海即所謂東河故經自大伾以下即言北過泒水蓋謂河自大伾以下乃始北流而至泒水也泒水唐孔氏按地理志謂在信都河至泒水謂之過者蓋泒水小于河河大泒小故河言過猶言東過洛汭也河既過泒水則又北流而至于

大陸故曰至于大陸大陸即巨鹿也林少穎謂河自西戎入塞經秦壠陝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破害舟船然兩山相距足以捍河流之衝不至奔突故禹治之自大陸以上惟于河之兩旁為之疏鑿使廣袤足以殺其勢而已不必分播其流也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易以決壞故禹自大陸以北則分河為九道使水有所宣洩不至漂悍奔突而安流以入海此正禹之導河其規模最遠慮患最詳

之意也故經于大陸之下所以必言又北播為九河也一說又謂兗州言九河既道則河之北行自有九派舊迹禹之分為九州亦因其舊迹而疏導之理或然也九河之名已詳見前兗州解中矣九河將入海則又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入于海逆河孔氏諸儒皆以為九河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獨王氏謂逆河為逆之河其意以此同為逆河解釋上播為九河之義謂所播九河同謂之逆河所以逆為之脩此說

不然蓋經所載導水之例凡言為者皆是從此而為  
彼之辭如導漢云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  
之水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別  
為沱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云東流為澧入于河  
溢為滎則凡言為者皆自此而為彼之辭也然則此  
言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蓋謂河至大  
陸則播為九河將入海則又合九河而為一大河也  
豈可以同為逆河而解釋上播為九河之義哉河之

入海漢孔氏謂入渤海大史公河渠書并顏師古亦云入渤海然按上文導岍及岐下言至于碣石入于海則河所入之海乃碣石之海非渤海矣其孔氏太史公所以謂入渤海者蓋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都注渤海禹時實不注渤海孔氏太史公但據所見以為入渤海非禹故迹也曾氏謂水所經一也經之解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何也鄭氏曰言過者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其說是也若

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砥柱大陸漢之至于  
大別凡此皆山名也河至于孟津則地名也河至于  
大陸濟至于荷皆澤名也江至于澧至于東陵皆陵  
名也澧鄭氏為醴陵今江水不至醴陵故先儒疑焉  
皆以為醴水則九江之一也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  
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  
知禹之時醴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河之過洛汭過  
洛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

水合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滙濟會于汶淮會于泗  
沂渭會于澧澧會于涇洛會于澗瀍會于伊蓋二水  
勢均而相入焉則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他水  
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涕淮洛之水為小凡川之合者  
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如洛于澗瀍伊皆謂之會則  
其水之巨細可知也曾氏此說亦似有理故併存之  
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出也然經載導漢水而乃先言導漾者漢孔氏謂泉始出山為漾東南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故曾氏亦謂流者對止之辭蓋謂止者為漾流者為漢如濟水止者為沔流者為濟此說是也漾水至漢中既為漢矣于是又東而為滄浪之水謂之為者亦謂漢水流至此又謂滄浪之水非是別有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乃謂此水別流在荊州予謂孔氏以此水流荊州則然但以為

別流在荊州則是以滄浪別是一水非漢水東流而為之此說不然故鄴道元謂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入也此說是矣三澁水名在江夏景陵縣唐人嘗攷景陵有滲滲即此水也三澁之水至此始入于漢故言過三澁謂漢水即東流為滄浪于是又過三澁所入之處也大別山今不知所在然春秋傳吳伐楚夾漢戰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必是近

漢旁之山蓋漢水既過三澁乃觸大別山而南與江  
合也故曰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蓋江在漢之南漢水  
將與江合必折而南然後復東流以匯于彭蠡之澤  
故曰東匯澤為彭蠡匯者回也江漢之水相合于此  
而其流浸大于是東流于彭蠡大澤水既鍾于彭蠡  
則有所回旋曲折不至于滯溢漂悍以衝下流之勢  
故東為北江入于海也蓋先為之匯而後為之歸也  
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之分為九也蓋禹之治

水至于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海必先殺其迅  
疾漂悍之勢使其水已遊盪宛轉然後順導以赴其  
所歸故河流分為九然後同為逆河江漢匯為彭蠡  
然後分為三江或先分之而後合之或先合之而後  
分之其用意則一也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岷山在蜀郡前道西一名瀆山一名汶耳山在徼外

江水所出故禹導江始自岷山沱蓋江之別流也故  
既言岷山導江即繼以東別為沱蓋江自岷山東流  
則別而為沱也地志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荊州  
之沱也蜀郡郫縣江沱在江北此梁州之沱也大抵  
江水別出皆名為沱故荊梁二州皆有沱水此言東  
別為沱接于岷山導江之下則是江水始出而別流  
者意其指梁州之沱也江之別流既為沱而其順流  
則至于澧故曰又東至于澧漢孔氏謂澧水名按水

經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而楚詞亦有濯予佩兮澧浦之句則澧是水名也明矣然鄭氏乃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言至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此澧為陵名即今長沙澧陵曾氏亦依其說其詳已見前導河解中其說亦自有理故兩存之江水既東至于澧遂過于九江所入之處故曰過九江九江即荊州之九江也蓋九江至此入江江則過之故言過九江之名已

詳見荊州江水既過九江遂又自九江達于東陵故  
曰至于東陵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漢二水皆  
發源于西而東流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漢將與  
江合則必稍折而南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漾  
則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江將與漢  
合則必稍折而北流然後能匯于彭蠡故經于導江  
則言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迤邪行也蓋江發源  
皆東流既至東陵將與漢會于彭澤必自東邪行稍

稍而北則會于彭澤也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  
者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  
澤也蘇氏謂禹導水先漢後江方其導漢入南江見  
過于北江則匯澤為彭蠡故言東匯澤為彭蠡至于  
導江則彭蠡已匯矣故特言會于匯此說是也江漢  
二水既合于彭蠡然後由彭蠡分出為三江以入于  
海漢為北江故言東為北江入于海江為中江入于  
海既有中江北江則彭蠡之正流乃南江也此即揚



州所謂三江既入者是也蘇氏謂南江乃江之故道  
禹無所施為故經不誌此說是矣然此三江攷之禹  
貢則然若今之江水則自彭蠡而東無有別派由秣  
陵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此蓋後世變更移易隨  
世不同不可執為一定之論而蘇氏乃以今之彭蠡  
而東合為一江者指為三江其數不合則又從而曲  
為之說此不然也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曾氏謂流者對止之辭止者為漾流者為漢止者為  
沆流者為濟蓋自其所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沆及其  
既流則曰漢曰濟沆水所出說者不同漢志謂出河  
東垣縣王屋山孔氏謂泉源為沆流去為濟濟水在  
溫縣西北二說不同不必多泥蓋沆水既流為濟至  
鞏縣南然後入河濟與河合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  
北溢而為滎澤故曰導沆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

滎滎澤在敖倉東南然濟與河合雖溢為滎而滎澤  
不足以容之遂決之而東至于陶丘北陶丘以爾雅  
攷之則云丘再成為陶丘凡丘之再成者皆曰陶丘  
然此言出于陶丘之北則此陶丘必有所指定而言  
非泛指凡丘之再成者為陶丘也地志謂定陶縣西  
南有陶丘亭則此陶丘或指此也既出陶丘北于是  
又東決而至于荷荷即荷澤也荷澤說文謂在山陽  
湖陵縣水經謂在濟陰定陶縣二說不同當是此澤

跨于兩縣之間也既至荊澤于是又東北折而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以入于海故曰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其淮南子所謂出朱虛弗其山者乃東汶水非此所謂汶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然後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之小山也淮水雖出胎簪而禹導

淮實自桐柏始故言導淮自桐柏蓋謂導之自桐柏  
始非淮水出自桐柏也既導淮自桐柏然後自桐柏  
而東則與泗沂合既與泗沂合然後入于海或曰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地志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  
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  
蓋沂入于泗泗入于淮今經乃言會于泗沂者唐氏  
氏謂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義或然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然後過鳥鼠山鳥鼠山亦在首陽縣爾雅曰其鳥為鶼其鼠為鯪共處一穴故山以是為名渭水雖出南谷而禹導渭也自鳥鼠同穴山而始故言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東則澧水會焉則上所謂澧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則上文所謂涇屬渭汭是也又東則過漆沮入渭之處則上文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既過漆沮則入河入

河正在京兆北船司空縣是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漢志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水出上洛山水經謂洛出灌舉山三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皆是水源出于它山自熊耳山而過也禹之治洛惟自熊耳而始故言導洛自熊耳既自熊耳而始遂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然後東北流而入河蓋

洛與此三水合然後入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所出諸說不同前豫州解已詳之矣其入洛處漢孔氏謂會于河南城南理或然也林少穎引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踞與水之所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已定然後別出山川總序于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川與故迹並隸州縣之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于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峙大水所經何



嘗一州一邑班固遂與遂州縣下列之可謂無法鄭  
漁仲此言善矣余嘗攷漢地理志其序漢水則曰岷  
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陵白水又東南至江州入  
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序江水則曰岷山  
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二百六  
十里此其所言徒知漢水過郡四江水過郡七而已  
安知其所過者何郡耶又安知其所過之郡孰先孰  
後耶知此則知禹貢既叙治水曲折于九州之下而

于導山導水之次又序其源委之詳者其所記載誠萬世成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利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貢之書自冀州既載以下叙九州之疆界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之多寡纖悉具備故于此總結之曰九州攸同所謂同者非謂昔者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異俗而今則混然大同也蓋謂洪水之  
初疆界分絕民不奠居貢賦不入今也洪水既平九  
州疆界皆已正貢法皆已定上之所施下之所供混  
然如一下文自四隩既宅以下皆所謂九州攸同  
之事也四隩李巡謂水崖內近水為隩蓋當洪水為  
患崖內近水不得安居至于水由地中行然後民之  
居崖內近水者始得安其居故曰四隩既宅也山謂  
九州名山也今既皆槎水通道旅祭故謂刊旅九川

謂九州之川也皆滌蕩源泉而無壅塞故謂之滌源  
九澤即九州之澤也皆已陂障而無決溢故謂之既  
陂山曰刊旅川曰滌源澤曰既陂各言禹施功之實  
也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泛指九州山林川澤而  
言初非有所指定而說者乃謂自岍岐至敷淺原為  
九山自弱水至洛水為九川九澤無所據則強引雷  
夏大野彭蠡雲夢滌波孟豬為九澤皆牽強附會非  
經意也前弱水解辯之詳矣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

海之內皆有可通之道而可以會同于京師故繼以四海會同若九州之末皆載其入河之道即所謂會同之實也四海既會同則有輸貢賦之道于是因其六府之既修而于庶土之出互相較正致慎于財賦之所出不敢以一毫妄取于民而其取之之法惟因其土壤之三等以成其賦而貢于京師也故終之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夫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不得其生今也川澤既平貢賦既修則功成而治

足矣人君夫何為哉惟錫諸侯以土使之開國命諸  
侯以姓使之合族人君但敬我德以先之則天下將  
順從之不暇何距朕行之有此蓋作書者序述大禹  
成功既畢遂儆戒以終也故唐孔氏亦謂此乃史臣  
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教化天子惟當擇任  
賢者錫土與姓與之共治天子常自敬德則天下之  
民無有距違天子所行者此說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錙三百里納結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林少穎謂前所言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纖悉盡矣而其所以疆理天下以為京師諸夏夷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于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也此篇自甸服至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而職方氏以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外為九服每服五百里并王畿乃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皆疑之或以謂周公斥大境土其地倍于堯禹之世

此皆未嘗深攷二書所載但見其所叙者皆以五百里為言遂從而為之說耳殊不知禹之五服所謂五百里者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所謂五百里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故自其一面數之自甸服至荒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至于職方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故以兩面相方數之九服之內有方千里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距為方五百里之侯



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為方五百里之甸服  
故自王畿之外至于蕃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  
面相距為五千五百里其所增于禹貢者但有五百  
里耳安得萬里之數耶說者多引漢地理志謂漢之  
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  
八里漢之輿地尚不啻萬里何周之九服而無萬里  
之數殊不知漢之山川皆不出禹貢之域豈可謂其  
能倍于禹唐孔氏知其說不通乃謂堯與周漢其地

一也尚書所言據空虛鳥道方直計之漢書所言乃據著地人迹屈回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余謂孔氏此說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謂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予觀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安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步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步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蓋古今

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故其數廣狹亦異安可強  
為之說而謂堯時以空虛鳥道方直為計哉此少穎  
言之所以為確論也五百里甸服者蓋規方千里為  
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皆為天  
子治田故謂之甸服自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蓋  
此五百里內為天子治田地有遠近故所輸之賦有  
此五等之差也蓋近者精遠者粗近者重遠者輕各  
量其力之所任而為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謂距王

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并藁與樅而總納之故謂之總二百里稍遠則納鉅鉅刈鐵也謂割禾樅以納不輸其藁故謂之鉅三百里則愈遠矣故納秸者藁也納秸易于納鉅遠則彌輕故也雖納秸彌輕然計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今三百里乃納秸比納粟則太優林少穎謂經文納鉅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有服字則知納藁雖輕其所以相補除當必在此顏師古謂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謂納秸

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此三百里正在五百里之中便  
于畿內移用故納秸雖輕于粟米又使之服輸將之  
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所輸之輕此說盡之四  
百里五百則尤遠矣故使納粟米蓋愈遠則愈輕蘇  
氏謂穀馬曰粟粟馬曰米米又輕于粟又精于穀此  
四百里所以納粟五百里所以納米此乃遠近輕重  
精粗之辨也自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米即上所謂五  
百里甸服內之五百里也特上提其總名于上下則

列其遠近所輸物之等差非于甸服之外又有此五  
百里也若其餘服上所當輸之物上文九州備言之  
矣今經文所以但于五百里甸服之內言納總與夫  
納粟納采而餘服不言者蘇氏謂畿內天子之居其  
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故納總等備言于  
此若餘服則各歸其國故禹貢畧之義當然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外之五百里天子將以建侯立屏以藩衛

王室故謂之侯服也侯服之內百里最近王畿則建卿大夫所食之采地故曰百里采二百里則建諸男之邦故曰二百里男邦一百里建采又一百里建男邦則其外尚有三百里之地故盡此三百里之地以衆建諸侯故曰三百里諸侯必先采次男後諸侯者先小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遠故也王氏謂欲王畿不為大國所迫小國易得京師之助此說是也若夫周官九服則不然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甸服在侯服之外而采服又遠于男服遠近之制與禹不同者以成周男邦與侯邦雜建于天子故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之彊理天下尤謹于華夷之辨故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既封諸侯之國使小大相維以為王室之輔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



于要荒之服故聖人于是名之以綏服綏者使之綏  
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然綏服五百里則分為二節  
其內三百里則接于侯服故使之揆文教揆者揆中  
國之文教若揚子雲所謂五政所加七賦所養即所  
謂揆文教也揆文教蓋以文教為之準也其外二百  
里則接于要荒故使之奮武衛是使奮武以衛天子  
也左傳成王封伯禽于少皞之墟封康叔于商墟皆  
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于夏墟啟以商政疆以

戎索索法也蓋魯衛之地在文教所揆之內故疆理其地以治周之法至晉則界于太原晉陽之間迫近戎狄故疆理其地以治戎之法即此所謂揆文教奮武衛之意也林少頴謂夷狄之于中國本不敢有侵侮窺伺之意惟中國失其所以為武備者則狼子野心始敢肆其貪恠之心如漢魏使夷狄內附者入居中國障塞之地故至西晉有元海石勒之變石晉以汾邊十六州之地貽契丹故至宋帝有耶律德光之

變以是知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為奮武衛之地以嚴華夷之辨此實萬世遵行不可移易之法此說極當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林少穎謂禹貢自綏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禮樂正朔之所不及禹雖畫為五服其實外之不治之以中國之治也顧其命服之名可見矣綏服之外五百里

謂之要者但羈縻之而已也要服之外五百里謂之  
荒者比之要服又簡畧此說是也此要荒二服亦各  
分為二節要服內三百里則謂之夷外二百里則謂  
之蔡荒服內三百里則謂之蠻外二百里則謂之流  
曰蠻曰夷曰蔡曰流漢孔氏則謂因文生義謂夷為  
守平常之教蠻以文德蠻來不拘以法蔡法也法三  
百里差簡流夷也政教隨其俗此皆附會繳繞最為  
難通今皆依少穎解少穎謂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

服三百里謂之蠻者蓋言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禮  
記雖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以此四者相對而言  
則有四方之名若但舉一二字而言則四者皆可通  
不必東曰夷南曰蠻如經言蠻夷猾夏蠻夷率服皆  
泛而言之則此于要服言夷荒服言蠻者特謂自此  
乃蠻夷之地也要服三百里外之二百里謂之蔡先  
儒止作蔡字讀按左傳定公四年蔡蔡叔注蔡放也  
陸音素達反則此言蔡當亦是放罪人于此宜從左

氏讀荒服三百里之外二百里謂之流者以流罪人  
于此猶經所謂流共工也蓋先王于罪人以其不可  
以中國畜之故放流焉所以夷狄之也雖然要服三  
百里為夷則其外二百里亦夷也而乃謂之蔡荒服  
三百里為蠻則其外二百里亦蠻也而乃謂之流者  
蓋其外二百里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先王不  
忍殺之則投之于此故言蔡言流以流放罪人之意  
其實即蠻夷之地僻且遠也少類此說由當事情故

特從之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蓋作書者叙大禹治水之功既成九州山川分域  
既辨五服疆理既定故于此遂嘆美禹之功及四海  
也林少穎謂改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  
州青徐抵東海故此言東漸于海雍州言弱水既西  
而弱水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故言西被  
于流沙揚州言淮海是揚州抵南海也冀州夾右碣

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是冀州抵北海也  
故言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訖于四海盖禹功盡施  
于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連下文而見之也聲教盖  
文德也薛氏云聲為風聲化為教化振于此而遠者  
聞謂之聲敷于此而遠者効謂之教曰漸曰被曰暨  
皆是言聲教有所及特變文耳非有淺深詳畧不同  
而說者乃謂東方之民仁而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  
深也西方之民信而難變故言被被乎其外而已南



方之民詐而多忒北方之民勇而善悍故言暨暨者  
及之而已誠如是則禹之聲教及之深者惟東方而  
已此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乎况下文言訖于四海  
是四方皆至海矣少穎此說極當然少穎又謂以王  
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  
河千里此畿內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  
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  
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為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

于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攷之莫之北距恒山已接  
于邊陲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  
南攷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  
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內矣然自衡山  
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自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  
要荒之外是以南攷之則太盈以北攷之則太縮少  
穎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于其間也  
惜乎淺陋未足知之予謂少穎此說極可疑故特存

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一段說者不同大抵有四說孔氏謂禹功盡加于四海堯錫玄圭以彰顯之王氏謂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林少穎則謂此是禹以玄圭告成于天周禮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古者交神必用圭璧如周公禱三王必植璧秉圭此必用玄圭盖天色玄事天

猶蒼璧然也其曰錫者如師錫帝納錫大龜之錫同  
胡益之則謂江水之初禹八年于外事從其宜不由  
中覆蓋堯以是命之故禹常執圭以馭衆今水既退  
則前之所假當歸于君而禹則退處人臣之列所以  
告功之成也詳攷四說在孔氏則于經文不順蓋此  
言禹錫不言錫禹也在少頴則于經文不通蓋此言  
錫玄圭不言用圭告天也王氏之說雖近要之不如  
胡氏之說詳盡而有理故特從之



尚書詳解卷八